王叔師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王叔師集
作者：王逸　東漢

輯者：張溥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王叔師集題詞

屈原在楚平王時，以忠被疏，作《離騷經》。頃，襄王立，放之江南，復作《九歌》、《天問》、《九章》、《遠遊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漁父》、《大招》，自沉汨羅。其後，楚宋玉作《九辯》、《招魂》，漢賈誼作《惜誓》，淮南小山作《招隱士》，東方朔作《七諫》，嚴忌作《哀時命》，王褒作《九懷》，劉向作《九歎》，皆擬其文。漢武時，淮南王安始作《離騷傳》，向典校經書，分為十六卷。東京班固、賈逵各作《離騷章句》，餘十五卷，闕而不說。至王逸復作十六篇《章句》，又續為《九思》，取班固二序附之，為十七篇。今世所行《離騷》，皆王本也。東漢《文苑》：王叔師父子，皆有名文。考《靈光殿賦》與《夢賦》二篇，世共傳誦。叔師文少有習者，讀《離騷》乃見之矣。文字存亡，常有時命，或存己集，或附他書，俱可不敝天壤。叔師《騷註》即不能割本書獨行，然自以為與原同產，南陽土風哀思有足親者。《章句》諸篇，與遺文並錄，不類巨山《詩序》、康成《詩譜》哉。

婁東張溥題

內文

賦

機賦

帝軒龍躍，庶業是昌，俯覃聖恩，仰覽三光，爰制布帛，始垂衣裳。於是取衡山之孤桐，南嶽之洪樟，結靈根於磐石，託九層於巖傍，性條暢以端直，貫雲表而剴良。儀鳳晨鳴翔其上，怪獸羣萃而陸梁。於是迺命匠人，潛江奮驤，踰五嶺，越九岡，斬伐剖析，擬度短長。勝復迴轉，剋像乾形，大匡淡泊，擬則川平，光為日月。蓋取昭明。三軸列布，上法台星。兩驥齊首，儼若將征。方圓綺錯，微妙窮奇。蟲禽品獸，物有其宜。兔耳跲伏，若安若危。猛犬相守，竄身匿蹄。高樓雙峙，下臨清池。遊魚銜餌，瀺灂其陂。鹿盧竝起，纖繳俱垂。一往一來，匪勞匪疲。於是莫春代謝，朱明達時。蠶人告訖，舍罷獻絲。或黃或白，蜜蠟凝脂。纖纖靜女，經之絡之。爾乃窈窕淑媛，美色貞怡。解鳴珮，釋羅衣，披華幕，登神機，乘輕杼，覽牀帷，動搖多容，俯仰生姿。

荔支賦

曖若朝雲之興，森如橫天之彗。湛若大厦之容，鬱如峻嶽之勢。修幹紛錯，緑葉臻臻。灼灼若朝霞之暎日，離離如繁星之着天。皮似丹　　，膚若明璫。潤侔和璧，奇喻五黃。仰歎麗表，俯嘗嘉味。口含甘液，心受芳氣。兼五滋而無當，主不知百和之所出。卓絶類而無儔，超衆果而獨貴。

楚辭序

楚辭章句序

敘曰：昔者孔子叡聖明喆，天生不王，俾定經術，乃刪詩書，正禮樂，制作春秋，以為後王之法。門人三千，罔不昭達。臨終之日，則大義乖而微言絶。其後周室衰微，戰國竝爭，道德陵遲，譎詐萌生。於是楊、墨、鄒、孟、孫、韓之徒，各以所知著造傳記，或以述古，或以明世。而屈原履忠被譖，憂悲愁思，獨依詩人之義而作《離騷》，上以諷諫，下以自慰。遭時暗亂，不見省納，不勝憤懣，遂復作《九歌》以下凡二十五篇。楚人高其行義，瑋其文采，以相教傳。至於孝武帝，恢廓道訓，使淮南王安作《離騷經章句》，則大義粲然。後世雄俊，莫不瞻仰，攄舒妙思，纘述其詞。逮至劉向，典校經書，分以為十六卷。孝章即位，深弘道藝，而班固、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，各作《離騷經章句》。其餘十五卷，闕而不說。又以壯為狀，義多乖異，事不要撮。今臣復以所識所知，稽之舊章，合之經傳，作十六卷章句。雖未能究其微妙，然大指之趣，略可見

矣。且人臣之義，以中正為高，以伏節為賢。故有危言以存國，殺身以成仁。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，比干不悔于剖心，然後德立而行成，榮顯而名稱。若夫懷道以迷國，佯愚而不言，顛則不能扶，危則不能安，婉婉以順上，逡巡以避患，雖保黃耇，終壽百年，蓋志士之所恥，愚夫之所賤也。今若屈原，膺忠貞之質，體清潔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，進不隱其謀，退不顧其命，此誠絶世之行，俊彥之英也。而班固謂之「露才揚己，競於羣小之中，怨恨懷王，譏刺椒、蘭，苟欲求進，強非其人，不見容納，忿恚自沈」，是虧其高明，而損其清潔者也。昔伯夷、叔齊讓國守志，不食周粟，遂餓而死，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怒哉。且詩人怨主刺上曰：「嗚呼！小子，未知臧否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！」風諫之語，於斯為切。然仲尼論之，以為大雅。引此比彼，屈原之詞，優游婉順，窮以其君不知之故，欲提攜其耳乎！而論者以為「露才揚己」、「怨刺其上」、「強非其人」，殆失厥中矣。夫《離騷》之文，依託《五經》以立義焉：「帝高陽之苗裔」，則詩「厥初生民，時惟姜嫄」也；「紛秋蘭以為佩」，則「將翱將翔，佩玉瓊琚」也；「夕擥洲之宿莽」，則《易》「潛龍勿用」也；「馳玉虬而乘鷖」，則《易》「時乘六龍以御天」也；「就重華而陳<=阝 東支>詞」，則《尚書》咎繇之謀謨也；「登崑崙而涉流沙」，則《禹貢》之敷土也。故智彌盛者其言博，才益劭者其識遠。屈原之詞，誠博遠矣。自孔邱終沒以來，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，莫不擬則其儀表，祖式其模範，取其要妙，竊其華藻，所謂金相玉質，百歲無匹，名垂罔極，永不刊滅者矣。

離騷章句

《離騷經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與楚同姓，仕于懷王，為三閭大夫。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入則與王圖議政事，決定嫌疑；出則監察羣下，應對諸侯。謀行職修，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、靳尚妬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乃疏屈原。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，憂心煩亂，不知所愬，乃作《離騷經》。離，別也；騷，愁也；經，徑也。言以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，猶陳直徑，以風諫君也。故上述唐、虞三代之制，下序桀、紂、羿、澆之敗。冀君覺悟，反于正道而還己也。是時，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，令絶齊交；又使誘楚，請與俱會武關。遂脅與俱歸，拘留不遣。卒客死于秦。其子襄王復用讒言，遷屈原于江南，而屈原放在草野，復作《九章》。援天引聖，以自證明。終不見省，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，遂赴汨淵，自沈而死。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。故善鳥香艸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修美人，以媲于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虬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為小人。其詞溫而雅，其義皎而朗。凡百君子，莫不慕其清高，嘉其文采，哀其不遇，而閔其志焉。

九歌章句

《九歌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祀。其祠，必作樂鼓舞，以樂諸神，屈原放逐，竄伏其域，懷憂苦毒，愁思怫鬱，出見俗人祭祀之禮，歌舞之樂，其詞鄙陋。因為作《九歌》之曲。上陳事神之敬，下以見己之結，託之以風諫。故其文意不同，章句雜錯，而廣異義焉。

天問章句

《天問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何不言問天？天尊不可問，故曰天問也。屈原放逐，憂心愁悴，彷徨山澤，經歷陵陸，嗟號旻昊，仰天嘆息，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僊僪，及古賢聖怪物行事。周流罷倦，休息其下，仰見圖畫，因書其壁，何而問之。以渫憤懣，舒瀉愁思。楚人哀惜屈原，因共論述，故其文義不次序云。《敘》曰：「昔屈原所作，凡二十五篇，世相教傳，而莫能說。《天問》以文義不次，又多奇怪之事，自太史公口論道之，多所不逮，至於劉向、揚雄，援引傳記以解說之，亦不能詳悉，所闕者眾，多無聞焉。既有解說，乃復多連蹇其文，濛鴻其說，故厥義不昭，微指不晢，自游覽者，靡不苦之，而不能照也。今則稽之舊章。合之《經傳》。以相發明。為之符驗。章決句斷。事事可曉。俾後學者。永無疑焉。

九章章句

《九章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於江南之埜，思君念國，憂心罔極，故復作《九章》，章者，著明也。言己所陳忠信之道，甚著明也。卒不見納，委命自沈，楚人惜而哀之，世論其詞，以相傳焉。

遠遊章句

《遠遊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履方直之行，不容于世。上為讒佞所譖毀，下為俗人所困極，章皇山澤，無所告訴。乃深惟元一，修執恬漠。思欲濟世，則意中憤然，文采秀發，遂敘妙思，託配仙人，與俱遊戲，周歷天地，無所不到。然猶懷念楚國，思慕舊故，忠信之篤，仁義之厚也。是以君子珍重其志，而瑋其辭焉。

卜居章句

《卜居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履忠貞之性，而見嫉妬，念讒佞之臣，承順君非，而蒙富貴，己執忠直而身放棄，心迷意惑，不知所為。乃往至太卜之家，稽問神明，決之著龜，卜己居世何所宜有，冀問異策，以定嫌疑。故曰《卜居》也。

漁父章句

《漁父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放逐在江、湘之間，憂愁嘆吟，儀容變易。而漁父避世隱身，釣魚江濱，欣然自樂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，怪而問之，遂相應答。楚人思念屈原，因敘其辭以相傳焉。

九辨章句

《九辯》者，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。辨者，變也，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。九者，陽之數，道之綱紀也。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，地有九州以成萬邦，人有九竅以通精明。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，傷君闇蔽，國將危亡，乃援天地之數，列人形之要，而作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之頌，以諷諫懷王。明己所言，與天地合度，可履而行也。宋玉者，屈原弟子也。閔惜其師忠而放逐，故作《九辨》以述其志。至於漢興，劉向、王褒之徒咸悲其文，依而作詞，故號為楚詞。亦承其九以立義焉。

招魂章句

《招魂》者，宋玉之所作也。招者，召也，以手曰招，以言曰召。魂者，身之精也。宋玉憐哀屈原，忠而斥棄，愁懣山澤，魂魄放佚，厥命將落。故作《招魂》，欲以復其精神，延其年壽，外陳四方之惡，內崇楚國之美，以諷諫懷王，冀其覺悟而還之也。

大招章句

《大招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或曰景差，疑不能明也。屈原放流九年，憂思煩亂，精神越散，與形離別，恐命將終，所行不遂，故憤然大招其魂，盛稱楚國之樂，崇懷、襄之德，以比三王，能任用賢，公卿明察，能薦舉人，宜輔佐之，以興至治，因以風諫，達己之志也。

惜誓章句

《惜誓》者，不知誰所作也。或曰賈誼，疑不能明也。惜者，哀也。誓者，信也，約也。言哀惜懷王與己，信約而復背之也。古者君臣將共為治，必以信誓相約，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。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。

招隱士章句

《招隱士》者，淮南小山之所作也。昔淮南王安，博雅好古，招懷天下俊偉之士。自八公之徒，咸慕其德，而歸其仁，各竭才智，著作篇章，分造辭賦，以類相從，故或稱小山，或稱大山。其義猶《詩》有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也。小山之徒，閔傷屈原，又怪其文昇天乘雲，役使百神，似若仙者，雖身沈沒，名德顯聞，與隱處山澤無異，故作《招隱士》之賦，以章其志也。

七諫章句

《七諫》者，東方朔之所作也。諫者，正也，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。古者，人臣三諫不從，退而待放。屈原與楚同姓，無相去之義，故加為《七諫》，殷懃之意，忠厚之節也。或曰：《七諫》者，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。東方朔追閔屈原，故作此辭，以述其志，所以昭忠信，矯曲朝也。

哀時命章句

《哀時命》者，嚴夫子之所作也。夫子名忌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，客遊于梁，梁孝王甚奇重之。忌哀屈原受性忠貞，不遭明君而遇暗世，斐然作辭，嘆而述之，故曰《哀時命》也。

九懷章句

《九懷》者，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。懷者，思也，言屈原雖見放逐，猶思念其君，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。褒讀屈原之文，嘉其溫雅，藻采敷衍，執握金玉，委之污瀆。遭世溷濁，莫之能識，追而愍之，故作《九懷》以裨其詞。史官錄第，遂列于篇。

九歎章句

《九歎》者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。向以博古敏達，典校經書，辯章舊文，追念屈原忠信之節，故作《九歎》。歎者，傷也，息也。言屈原放在山澤，猶傷念君，歎息無已，所謂讚賢以輔志，騁詞以曜德者也。

論

折武論

苞含六藝，游覽百家，用道德為弓弩，仁義為鎧甲。（《北堂書鈔》載王逸臨豫州教云：「舉遺逸于山藪，黜奸邪于邦國。」）

騷

九思

←

九歎

九思
楚辭卷第十七
作者：王逸　東漢

本作品收錄於《楚辭》和《王叔師集》

《九思》者，王逸之所作也。逸，南陽人，博雅多覽，讀《楚辭》而傷愍屈原，故爲之作解。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，忠臣介士、遊覽學者讀《離騷》《九章》之文，莫不愴然，心爲悲感，高其節行，妙其麗雅。至劉向、王褒之徒，咸嘉其義，作賦騁辭，吕讚其志。則皆列於譜錄，世世相傳。逸與屈原同土共國，悼傷之情與凡有異。竊慕向、褒之風，作頌一篇，號曰《九思》，以裨其辭。未有解說，故聊敘訓誼焉。辭曰：

悲兮愁，哀兮憂。天生我兮當闇時，被諒譖兮虛獲尤。心煩憒兮意無聊，嚴載駕兮出戲遊。周八極兮歷九州，求軒轅兮索重華。世既卓兮遠眇眇，握佩玖兮中路躇。羨咎繇兮建典謨，懿風后兮受瑞圖。愍余命兮遭六極，委玉質兮於泥塗。遽僮遑兮驅林澤，步屏營兮行丘阿。車軏折兮馬虺頹，憃悵立兮涕滂沱。思丁文兮聖明哲，哀平差兮迷謬愚。呂傅舉兮殷周興，忌　　專兮郢吳虛。仰長歎兮氣鬱結，悒殟絕兮咭復蘇。虎兕爭兮於廷中，豺狼鬬兮我之隅。雲霧會兮日冥晦，飄風起兮揚塵埃。走鬽罔兮乍東西，欲竄伏兮其焉如。念靈閨兮隩重深，願竭節兮隔無由。望舊邦兮路逶隨，憂心悄兮志勤劬。魂煢煢兮不遑寐，目眶眶兮寤終朝。

逢尤

令尹兮謷謷，羣司兮譨譨。哀哉兮淈淈，上下兮同流。菽藟兮蔓衍，芳蘭兮挫枯。朱紫兮雜亂，曾莫兮別諸。倚此兮巖穴，永思兮窈悠。嗟懷兮眩惑，用志兮不昭。將喪兮玉斗，遺失兮鈕樞。我心兮煎熬，惟是兮用憂。進惡兮九旬，復顧兮彭務。擬斯兮二蹤，未知兮所投。謠吟兮中壘，上察兮璇璣。大火兮西睨，攝提兮運低。雷霆兮硠磕，雹霰兮霏霏。奔電兮光晃，涼風兮愴悽。鳥獸兮驚駭，相從兮宿棲。鴛鴦兮噰噰，狐貍兮徾徾。哀吾兮介特，獨處兮罔依。螻蛄兮鳴東，蟊蠈兮號西。蛓緣兮我裳，蠋入兮我懷。蟲豸兮夾余，惆悵兮自悲。佇立兮忉怛，心結縎兮折摧。

怨上

周徘徊兮漢渚，求水神兮靈女。嗟此國兮無良，媒女詘兮謰謱。鵁雀列兮譁讙，鴟鴞鳴兮聒余。抱昭華兮寶璋，欲衘鬻兮莫取。言旋邁兮北徂，叫我友兮配耦。日陰曀兮未光，閬　　窕兮靡睹。紛載驅兮高馳，將諮詢兮皇羲。遵河皋兮周流，路變易兮時乖。漘滄海兮東遊，沐盥浴兮天池。訪太昊兮道要，云靡貴兮仁義。志欣樂兮反征，就周文兮邠岐。秉玉英兮結誓，日欲暮兮心悲。惟天祿兮不再，背我信兮自違。踰隴堆兮渡漠，過桂車兮合黎。赴崑山兮帶騄，從邛遨兮棲遲。吮玉液兮止渴，齧芝華兮療飢。居嵺廓兮勘疇，遠梁昌兮幾迷。望江漢兮濩渃，心緊縈兮傷懷。時昢昢兮旦旦，塵莫莫兮未晞。憂不暇兮寢食，吒增歎兮如雷。

疾世

哀世兮睩睩，諓諓兮嗌喔。衆多兮阿媚，骫靡兮成俗。貪枉兮黨比，貞良兮煢獨。鵠竄兮枳棘，鵜集兮帷幄。蘼蕪兮青葱，槀本兮萎落。覩斯兮僞惑，心爲兮隔錯。逡巡兮圃藪，率彼兮畛陌。川谷兮淵淵，山島兮峉峉。叢林兮嵯峨，株榛兮岳岳。霜雪兮漼溰，冰凍兮洛澤。東西兮南北，罔所兮歸薄。庇廕兮枯樹，匍匐兮巖石，踡跼兮寒局數。獨處兮志不申，年齒盡兮命迫促，魁壘擠摧兮常困辱。含憂強老兮愁不樂，鬚髮蘲頯兮顠鬢白，思靈澤兮一膏沐。懷蘭英兮把瓊若，待天明兮立躑躅。雲蒙蒙兮電儵爍，孤雌驚兮鳴呴呴。思怫鬱兮肝切剥，忿悁悒兮孰訴告。

憫上

悼屈子兮遭厄，沈玉躬兮湘汨。何楚國兮難化，迄于今兮不易。士莫志兮羔裘，競佞諛兮讒鬩。指正義兮爲曲，詘玉璧兮爲石。殦鵰遊兮華屋，鵁鸛棲兮柴蔟。起奮迅兮奔走，違羣小兮諼詢。載青雲兮上昇，適昭明兮所處。躡天衢兮長驅，踵九陽兮戲蕩。越雲漢兮南濟，秣余馬兮河鼓。雲霓紛兮晻翳，參辰回兮顛倒。逢流星兮問路，顧我指兮從左。侳婀觜兮直馳，御者迷兮失軌。遂踢達兮邪造，與日月兮殊道。志閟絕兮安如，哀所求兮不耦。攀天階兮下視，見鄢郢兮舊宇。意逍遥兮欲歸，衆穢盛兮杳杳。思哽饐兮詰訐，涕流瀾兮如雨。

遭厄

嗟嗟兮悲夫，殽亂兮紛挐。茅絲兮同綜，冠屨兮共絇。督萬兮侍宴，周邵兮負蒭。白龍兮見躲，靈龜兮執拘。仲尼兮困厄，鄒衍兮幽囚。伊余兮念茲，奔遁兮隱居。將升兮高山，上有兮猴猿。欲入兮深谷，下有兮虺蛇。左見兮鳴鵙，右睹兮呼梟。惶悸兮失氣，踊躍兮距跳。便旋兮中原，仰天兮增歎。菅蒯兮墜莽，雚葦兮仟眠。鹿蹊兮　　，貙貉兮蟫蟫。鸇鷂兮軒軒，鶉鷸兮甄甄。哀我兮寡獨，靡有兮齊倫。意欲兮沈吟，迫日兮黃昏。玄鶴兮高飛，曾逝兮青冥。鶺鴒兮喈喈，山鵲兮嚶嚶。鴻鸘兮振翅，歸鴈兮于征。吾志兮覺悟，懷我兮聖京。垂屣兮將起，跂竢兮碩明。

悼亂

惟昊天兮昭靈，陽氣發兮清明。風習習兮穌煖，百草萌兮華榮。堇荼茂兮扶疏，蘅芷彫兮瑩娭。愍貞良兮遇害，將夭折兮碎糜。時混混兮澆饋，哀當世兮莫知。覽往昔兮俊彥，亦詘辱兮係纍。管束縛兮桎梏，百　　易兮傅賣。遭桓繆兮識舉，才德用兮列施。且從容

兮自慰，玩琴書兮遊戲。迫中國兮迮陿，吾欲之兮九夷。超五嶺兮嵯峨，觀浮石兮崔嵬。陟丹山兮炎野，屯余車兮黃支。就祝融兮稽疑，嘉己行兮無爲。乃回朅兮北逝，遇神嬿兮宴娭。欲靜居兮自娛，心愁慼兮不能。放余轡兮策駟，忽飇騰兮浮雲。瞭飛杭兮越海，從安期兮蓬萊。緣天梯兮北上，登太一兮玉臺。使素女兮鼓簧，乘戈穌兮謳謠。聲嗷誂兮清和，音晏衍兮要嫮。咸欣欣兮酣樂，余眷眷兮獨悲。顧章華兮太息，志戀戀兮依依。

傷時

旻天兮清涼，玄氣兮高朗。北風兮潦洌，草木兮蒼唐。　　蚗兮噍噍，螂蛆兮穰穰。歲忽忽兮惟暮，余感時兮悽愴。傷俗兮泥濁，矇蔽兮不章。寶彼兮沙礫，捐此兮夜光。椒瑛兮涅汙，菜耳兮充房。攝衣兮緩帶，操我兮墨陽。陞車兮命僕，將馳兮四荒。下堂兮見蠆，出門兮觸　　。巷有兮蚰蜒，邑多兮螳螂。睹斯兮嫉賊，心爲兮切傷。俛念兮子胥，仰憐兮比干。投劒兮脫冕，龍屈兮蜿蟤。潛藏兮山澤，匍匐兮叢攢。窺見兮溪澗，流水兮沄沄。黿鼉兮欣欣，鱣鮎兮延延。群行兮上下，駢羅兮列陳。自恨兮無友，特處兮煢煢。冬夜兮陶陶，雨雪兮冥冥。神光兮熲熲，鬼火兮熒熒。修德兮困控，愁不聊兮遑生。憂紆兮鬱鬱，惡所兮寫情。

哀歲

陟玉巒兮逍遥，覽高岡兮嶢嶢。桂樹列兮紛敷，吐紫華兮布條。實孔鸞兮所居，今其集兮惟鴞。烏鵲驚兮啞啞，余顧瞻兮怊怊。彼日月兮闇昧，障覆天兮禬氛。伊我后兮不聰，焉陳誠兮效忠。攄羽翮兮超俗，遊陶遨兮養神。乘六蛟兮蜿蟬，遂馳騁兮陞雲。揚彗光兮爲旗，秉電策兮爲鞭。朝晨發兮鄢郢，食時至兮增泉。繞曲阿兮北次，造我車兮南端。謁玄黃兮納贄，崇忠貞兮彌堅。歷九宮兮徧觀，睹祕藏兮寶珍。就傅說兮騎龍，與織女兮合婚。舉天畢兮掩邪，彀天弧兮躲姦。隨真人兮翱翔，食元氣兮長存。望太微兮穆穆，睨三階兮炳分。相輔政兮成化，建烈業兮垂勳。目瞥瞥兮西没，道遐迥兮阻歎。志藩積兮未通，悵敞罔兮自憐。

守志

亂曰：天庭明兮雲霓藏，三光朗兮鏡萬方。斥　　蜴兮進龜龍，策謀從兮翼機衡。配稷契兮恢唐功，嗟英俊兮未爲雙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詩

琴思楚歌

盛陰脩夜何難曉，思念糾戾腸摧繞，時節晚暮年齒老。

冬夏更運去若頹，寒來暑往難逐追。

形容減少顏色虧，時忽晻晻若騖馳。

意中私喜施用為，內無所恃失本義。

志願不得心肝沸，憂懷感結重嘆噫。

歲月已盡去奄忽，亡官失禄去家室。

思想君命幸復位，久處無成卒放棄。

附錄

本傳

王逸，字叔師，南郡宜城人也。元初中，舉上計吏，為挍書郎。順帝時為侍中。著《楚辭章句》，行於世。其賦、誄、書、論及雜文，凡二十一篇。又作《漢詩》百一十三篇。

子延壽，字文考，有雋才。少游魯國，作《靈光殿賦》。後蔡邕亦造此賦，未成，及見延壽所為，甚奇之，遂輟翰而已。曾有異夢，意惡之，乃作《夢賦》以自厲。後溺水死，時年二十餘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